

標註訓譯水滸傳四

11
16
216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始



標註訓譯水滸傳卷之四

東肥平岡龍城譯

第十六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奮寶珠寺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同
 轉去見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
 泥岡下躍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
 下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
 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比及今日尋箇死處不如日後
 等他不拿得着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箇人時只
 是眼睜睜地看着楊志沒箇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

十八般武藝。卷一、五頁ナ
 參照セヨ
 娘。又娘ニ作ル
 行、四六頁、卷一、
 ナ參照セヨ
 七、四九頁、
 ナ參照セヨ

5. 12. 6
 購求

都是你這厮們不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酒
 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楊
 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那十四箇人直到二更
 方纔得醒一箇箇爬將起來口裏只叫得連珠箭的苦
 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聽楊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
 我也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出來了且通箇商量老
 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我們不是了古人有
 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蠶入懷隨即解衣若還楊提
 轄在這里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得不知去向我
 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道他

虞候。番人、警
 隨衛。役所ニ
 出サレテ出
 スル。其テ他
 事ニ出スル
 候。頭ニ出
 候。命ヲ出
 用。命ヲ出
 ツル。以テ
 アモ。以テ
 リニ。文到
 ナ。字ルナ

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迫得我們都動不得他和強
 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
 都擄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得是我們等天明先去
 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箇虞候隨衙聽候捉拿賊人我
 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
 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強人便了次日天曉
 老都管自和一行行人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
 下且說楊志提着朴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
 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箇相
 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趁早涼了行又走

關子內之二十
反外之二十
頁十二頁二十
九頁十二頁二十
拍胸。ムネチウ
ツハ勇士又ハ
喧嘩チヌスル
委勢、仕草

牲口。獸類、家畜。

可通箇姓名那楊志拍着胸道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
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
使麼楊志道你怎地知道酒家是楊制使這漢撒了鎗
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
道足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
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
小人殺的好牲口挑動剛骨開剝推剝只此被人喚做
操刀鬼爲因本處一箇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
山東做客不想折了本回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裡莊
農人家却纔竈邊婦人便是小人的渾家這箇拿稅父

落草。盜賊トナ
ルナ云フナ
卷一、七、二頁、
八七頁、八七
頁百十三頁ナ
參照セヨ

老婆。老公、即
語。ツマ、云
妻舅。世回ニ、
花榮是秦明大
舅トアリ、秦
明ガ妻ノ兄、秦
云フタリ、兄、
處モ其意ナ
花石綱。宋ノ徽
宗、帝、良嶽、
造、築、禁苑、
ニ、
木、奇、石、下、
ラ、奇、石、下、
石、綱、ト、ハ、
稱、シ、

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
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因此抵敵不住楊志道原
來你却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太尉陷害落
草去了如今見在梁山泊曹正道小人也聽得人這般
說將來未知真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楊志便同曹正
再回到酒店裏來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叫老婆和妻
舅都來拜了楊志一面再置酒相待飲酒中間曹正
動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并
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
了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里住幾時再有

タリ、綱トハ、
カラゲタ荷ト
云意、生辰綱
ヲ参照セヨ

商議、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來不敢久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里去、楊志道、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教頭、俺先前在那里經過時、正撞着他下山來、與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箇本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寨裏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王倫當初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遞他時、好沒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曹正道制使見得是、小人也聽得人傳說、王倫那厮心地匾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教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不若小人此間離不遠、却是青州地

金印。イレゾミ
卷二、六八頁
ヲ参照セヨ

生來。出來タ様
子ガ

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上有座寺、喚做寶珠寺、那座山生來却好、裏着這座寺、只有一條路上得去、如今寺裏住持還了俗、養了頭髮、餘者和尙都隨順了、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使若有心落草時、到去那里入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箇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命、當下就曹正家裏住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別曹正、拽開脚步、投二龍山來、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早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裏、且歇一夜、明日却上山去、轉入林子裏來、喫了一驚、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脫得赤條條的、

綽。捉ニ通ズト
原來：和尙。魯
知深ノコト
西音ナリシ
故直ニカク、
サトリシナ

背上刺着花繡，坐在松樹根頭，乘涼。那和尚見了楊志，就樹根頭綽了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你是那里來的？楊志聽了道：原來也是關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聲，楊志叫道：你是那里來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手中禪杖，只顧打來。楊志道：怎奈這秃厮無禮，且把他來出口氣，挺起手中朴刀，來遶那和尚。兩箇就在林子裏，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兩箇放對，直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賣箇破綻，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喝一聲且歇，兩箇都住了手。楊志暗地喝采道：那里來的這箇和尚，真箇好本事，手段高，俺却剛剛

老種略相公帳
前卷一、四、六
頁ヲ参照セヨ

掛搭。卷二、廿
他寺ニ見ヨ、廿
留ナリ、又ハ逗
スル

地只敵得他住，那和尚叫道：兀那青面漢子，你是甚麼人？楊志道：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户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金印，那和尚笑道：却原來在這里相見。楊志道：酒不敢問，師兄却是誰？緣何知道酒家賣刀？那和尚道：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為因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却去五臺山淨髮為僧，人見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我做花和尚。魯智深、楊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得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搭，如今何故來

在這里魯智深道一言難盡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
 遇着那豹子頭林冲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俺却
 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箇防送
 公人回來對高俅那厮說道正要在野猪林裏結果林
 冲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
 此害他不得這直娘賊恨殺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
 俺掛搭又差人來捉洒家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曾着
 了那厮的手喫俺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廨宇逃走在
 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
 兒被箇酒店裏婦人害了性命把洒家着蒙汗藥麻翻

了得他的丈夫歸來得早見了酒家這般模樣又看了
 俺的禪杖戒刀喫驚連忙把解藥救俺醒來因問起酒
 家名字留住俺過了幾日結義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
 妻兩箇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園子張
 青其妻母藥叉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一住四五日打聽
 得這里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洒家特地來透那鄧
 龍入夥耐耐那厮不肯安着洒家在這山上和俺厮併
 又敵洒家不過只把這山下三座關牢地拴住又沒
 別路上去那撮鳥絲你叫罵只是不下來厮殺氣得洒
 家正苦在這里沒箇委結不想却是大哥來楊志大喜

剪拂。卷一、百
七十頁、卷二、
十二頁、見、
賊仲間ノ言

兩箇就林子裏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了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是開了關隘，俺們住在此地，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兩箇厮趕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耐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因不留俺，厮併起來，那厮小肚上被我一脚點翻了，却待要結果了。」

則箇。下サレ、

火家。火ハ夥ニ
通ズ。火ハ夥ニ
卷一、百廿頁、
工參照セヨ
活結頭見カケ
ナハ、ホントウ
ナレドモ、カケ
ケケケ、ナレド
ケケケ、ナレド
タル、シバ、バ
リシ、シバ、バ
カダ、カダ、カ

他性命被他那里人多救了上山去，閉了這鳥關。絲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厮殺楊志道：「既然好去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深道：「便是沒做箇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箇曹正道：「制使也。這般打扮，只炤依小人這里近村莊家穿着，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幾箇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縛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酒店莊家這和尚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了，不肯還錢，口裏說道：『去報人。』」

大王稱強盜ノ自
頁一第卷一ノ自
百五十八卷
參照七三

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得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
 里獻與大王那厮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他山寨裏
 面見鄧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
 與師父你兩箇好漢一發上那厮走往那里去若結果
 了他時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楊志齊
 道妙哉妙哉當晚衆人喫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
 糧次日五更起來衆人都喫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
 裏都寄放在曹正家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
 并五七箇莊家取路投二龍山來响午後直到林子裏
 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教兩箇莊

日頭。頭ハ語呂
同上ノ助字ニ同
ジト云フニ同

灰瓶。敵ニマキ
カケル灰イレ

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戴了遮日頭涼笠兒身穿破
 布衫手裏倒提着朴刀曹正拿着他的禪杖衆人都提
 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擺着強
 弩硬弓灰瓶砲石小嘍囉在關上看見綁得這箇和尚
 來上飛也似報上山去多時只見兩箇小頭目上關來
 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里做甚麼那里捉得這箇和
 尚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着一箇
 小酒店這箇胖和尚不時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不
 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箇人來打此二
 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又將好

孝順。俗ニ、
ハ、ロザシ、
メ、ロイレ、
ブリナ、
ツコ

苦竹。マダケ

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繩子綁縛這厮來獻與大王
 表我等村隣孝順之心免得村中後患兩箇小頭目聽
 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箇
 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得那胖和尚來鄧龍
 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厮的心肝來做下酒消
 我這點冤仇之恨小嘍囉得令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
 送上來楊志曹正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
 時端的峻峻兩下高山環繞將來包住這座寺山峰生
 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擺着插木砲
 石硬弩強弓苦竹鎗密密地攢着過得三處關來到

休走。ニガシハ
セヌト

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
 是木柵爲城寺前山門下立着七八箇小嘍囉看見縛
 得魯智深來都指手罵道你這秃驢傷了大王今日也
 喫拿了慢慢的碎割這厮厮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
 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
 椅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箇小
 嘍囉扶出鄧龍來坐在交椅上曹正楊志緊緊地幫着
 魯智深到階下鄧龍道你那厮秃驢前日點翻了我傷
 了小腹至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
 睜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箇莊家把索頭只一

頭蓋。アタマン
ハチ、サラ、ン
行掃除。ノコラ

拽、拽、拽、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
 禪、杖、雲、飛、輪、動、楊、志、撇、了、涼、笠、兒、倒、轉、手、中、朴、刀、曹、正、
 又、輪、起、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鄧、龍、急、待、掙、
 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蓋、劈、作、兩、半、
 箇、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楊、志、搥、翻、了、
 四、五、箇、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
 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箇、小、頭、目、驚、嚇、得、呆、了、
 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卽、叫、把、鄧、龍、等、屍、首、打、擡、去、後、
 山、燒、化、了、一、面、箇、點、倉、廩、整、頓、房、舍、再、去、看、那、寺、後、有、
 多、少、物、件、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喫、魯、智、深、并、楊、志、做、山、

一路。仲間

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賞、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仍、設、
 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
 了、不、在、話、下、却、說、那、押、生、辰、綱、老、都、管、并、這、幾、箇、廂、禁、
 軍、曉、行、午、住、趕、回、北、京、到、得、梁、中、書、府、直、至、廳、前、齊、
 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上、辛、苦、多、虧、了、
 你、衆、人、又、問、楊、提、轄、何、在、衆、人、告、道、不、可、說、這、人、是、箇、
 大、膽、忘、恩、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得、到、黃、泥、岡、
 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楊、志、和、七、箇、賊、人、通、
 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推、七、
 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叫、一、箇、漢、

子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衆人不合買他酒喫
 被那厮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細縛衆人楊志
 和那七箇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并行李盡裝載車上
 將了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箇虞候在那
 里隨衙聽候捉拿賊人小人等衆人星夜趕回來告知
 恩相梁中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
 徒我一力擡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
 若拿住他時碎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
 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
 東京報與太師知道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上只說

又來。慣用語、

府幹。邸内ノ用
 人、使ハレ人、
 府尹。府長、知
 事ニ當ル他ノ
 處ニテ太守ト
 書シテレリ
 札付。書札ト分
 付、即チ文書
 ト口達、札或
 ハ割ニ作ル、
 義同シ
 里論。理論同シ

着人上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
 太師看了大驚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
 送來的禮物打劫去了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禮如何
 干罷隨即押了一紙公文着一箇府幹親自齎了星夜
 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賊人便要回報且
 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
 付每日里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大師
 府裏差府幹見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
 得大驚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陸廳來與府幹相
 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態已經

軍。州國同同ジ、
宋時ノ制度

標。空ノ間ニ
本「只」ノ字ア
送配州。注下ニ
在リ

非止罷官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箇緝捕使臣
 倒不用心以致禍及於我先把你這厮送配遠惡軍州
 雁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送
 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
 人重罪決不饒恕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
 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衆做公
 的都面面相見如箭穿雁嘴鈎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
 道你們閒嘗時都在這房裏儲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
 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
 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得只是這一夥

批文。命令書

丈人。又泰山ト
 云フ。又泰山ト
 人峯ト云山ア
 故云爾ト云
 轉限。轉ニ杖限
 ノ略字ニテ日
 限ナノバス、
 日延ナスル

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
 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得着便是知道
 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
 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
 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箇悶悶不已只見
 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
 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爲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
 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
 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
 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

刺下字樣。州後名爲只透。配州只透。兄弟國語。兄弟國語。兄弟國語。兄弟國語。

妻子。子ハ語呂。上ノ助字。ツ。阿叔。兄ノ妻。夫ヲ弟ヲ指シ。阿叔。兄ノ妻。夫ヲ弟ヲ指シ。阿叔。兄ノ妻。夫ヲ弟ヲ指シ。

幹便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覆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送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濤道你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何濤的妻垂覺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厨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跟了嫂嫂進到厨下座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盪幾杯酒請何清喫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不中我那第一箇親兄弟你便奢遮殺到底是我親哥哥便叫我一處喫盞酒有甚麼辱沒

レバ何時モ、ノ血ヲ分ケタ。間柄ナク云フ。哥毎日百回本、起一本、趁ニ

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哥每日起了大錢大物那里去了做兄弟的又不來有甚麼過活不得處阿嫂道你不知道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喫府尹刺了臉上送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排些酒食與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非非

叔々。阿叔ニ同
ジ、夫ノ弟ヲ
云フ

嘗。多ク常字ト
同義ニ用ヒア
リ
弟兄、吾國デ云
フ、兄弟

地聽得^{ヒト}人說^{イフ}道^ハ有^{アリ}賊^ダ打^ダ劫^ク了^シ生^{セイ}辰^{ジン}綱^カ去^キ正^マ在^ニ那^ノ里^ノ地^チ面^ヘ
 上^ニ阿^ア嫂^ハ道^ハ只^シ聽^キ得^ズ說^フ道^ハ黃^{コウ}泥^ニ岡^{カウ}上^ニ何^{ナニ}清^{カウ}道^ハ却^{シテ}是^ニ甚^シ麼^カ樣^ニ
 人^{ヒト}劫^ク了^シ阿^ア嫂^ハ道^ハ叔^{シウ}叔^{シウ}你^ニ又^{マダ}不^ズ醉^ハ我^ハ纔^{シテ}方^ニ說^ク了^シ是^ニ七^{シチ}箇^{カウ}販^バ
 棗^{サウ}子^シ的^ノ客^{キヤク}人^ニ打^ダ劫^ク了^シ去^キ何^{ナニ}清^{カウ}呵^カ呵^カ的^ノ大^{オホ}笑^ウ道^ハ原^{ハラ}來^ニ恁^ニ地^ニ
 既^ス道^ハ是^ニ販^バ棗^{サウ}子^シ的^ノ客^{キヤク}人^ニ了^シ却^{シテ}悶^ム怎^ニ地^ニ何^{ナニ}不^ズ差^ズ精^{セイ}細^{サイ}的^ノ人^ニ
 去^キ捉^ツ阿^ア嫂^ハ道^ハ你^ニ倒^カ說^ク得^ズ好^ク便^ニ是^ニ沒^ズ捉^ツ處^ニ何^{ナニ}清^{カウ}笑^ウ道^ハ嫂^ハ嫂^ハ
 倒^カ要^ク你^ニ憂^ウ哥^{カウ}放^ク着^ク嘗^ズ來^ル的^ノ一^{ヒト}班^ハ兒^ニ好^ク酒^{サケ}肉^{ニク}弟^ニ兄^ニ間^ハ嘗^ズ
 不^ズ係^ズ的^ノ是^ニ親^シ兄^ニ弟^ニ今^{イマ}日^ニ纔^{シテ}有^ル事^ニ便^ニ叫^ク沒^ズ捉^ツ處^ニ若^シ是^ニ教^ス兄^ニ
 弟^ニ間^ハ嘗^ズ推^ク得^ズ幾^ク杯^ニ酒^{サケ}喫^ク今^{イマ}日^ニ這^{コノ}夥^ク小^チ賊^ニ倒^カ有^ル箇^{カウ}商^{シヤウ}量^{リヤウ}處^ニ
 阿^ア嫂^ハ道^ハ阿^ア叔^ハ你^ニ倒^カ敢^ク知^ル得^ズ些^チ風^{フウ}路^ロ何^{ナニ}清^{カウ}笑^ウ道^ハ直^{チツ}等^シ親^シ哥^{カウ}

嘗。常ト同ジ

臨^{リン}危^イ之^ノ際^ニ兄^{ケイ}弟^{テイ}或^ハ者^ハ有^ル箇^{カウ}道^{ダウ}理^リ救^ク他^ニ說^ク了^シ便^ニ起^キ身^ニ要^ス去^ク
 阿^ア嫂^ハ留^ル住^ス再^{マタ}喫^ク兩^{リヤウ}杯^ニ那^ノ婦^フ人^ニ聽^キ了^シ這^{コノ}話^ハ說^ク得^ズ躑^ク蹶^ク慌^{ワウ}忙^ニ
 來^キ對^シ丈^{チヤウ}夫^フ備^ビ細^{サイ}說^ク了^シ何^{ナニ}濤^{トウ}連^{レン}忙^ニ叫^ク請^ク兄^{ケイ}弟^{テイ}到^キ面^ヘ前^ニ何^{ナニ}濤^{トウ}
 陪^{ヘイ}着^ク笑^ウ臉^カ說^ク道^ハ兄^{ケイ}弟^{テイ}你^ニ既^ス知^ル此^{コノ}賊^ニ去^ク向^ニ如^ニ何^ニ不^ズ救^ス我^ニ何^{ナニ}
 清^{カウ}道^ハ我^ハ不^ズ知^ズ甚^シ麼^カ來^ル歷^リ我^ハ自^ラ和^ニ嫂^ハ子^シ說^ク要^ス兄^{ケイ}弟^{テイ}何^{ナニ}能^ズ救^ス
 得^ズ哥^{カウ}哥^{カウ}何^{ナニ}濤^{トウ}道^ハ好^ク兄^{ケイ}弟^{テイ}休^ム得^ズ要^ス看^ル冷^{レイ}煖^{ネン}只^{シテ}想^フ我^ハ日^ニ嘗^ズ的^ノ
 好^ク處^ニ休^ム記^ス我^ハ開^キ時^ニ的^ノ歹^{ダイ}處^ニ救^ス我^ハ這^{コノ}條^ニ性^{セイ}命^{メイ}何^{ナニ}清^{カウ}道^ハ哥^{カウ}哥^{カウ}
 你^ニ別^ニ有^ル許^ク多^ク眼^メ明^{メイ}手^テ快^ク的^ノ公^{コウ}人^ニ管^{カン}下^カ三^{サン}二^ニ百^{ヒャク}箇^{カウ}何^{ナニ}不^ズ與^ズ
 哥^{カウ}哥^{カウ}出^ダ些^チ氣^キ力^{リキ}量^{リヤウ}一^{ヒト}箇^{カウ}兄^{ケイ}弟^{テイ}怎^ニ救^ス得^ズ哥^{カウ}哥^{カウ}何^{ナニ}濤^{トウ}道^ハ兄^{ケイ}弟^{テイ}
 休^ム說^ク他^ニ們^ニ你^ニ的^ノ話^ハ眼^メ裏^ニ有^ル些^チ門^{モン}路^ロ休^ム要^ス把^ク與^ズ別^ニ人^ニ做^ス好^ク

鏡。普通十兩ナ
何フシ金何ト云ア、
兩銀ナ、兩ト云フ
鏡云何ト云ナ

漢、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補報你處，正教我怎地
心寬，何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濤道你不要
處，兄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
亂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
要這一干人，天來大事，你却說小賊，何清道，嫂嫂你須
知我，只為賭錢上，喫哥哥多少打罵，我是怕哥哥不敢
和哥哥涉，閒嘗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
有用處，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歷，慌忙取一箇十兩銀
子，放在桌上，說道，兄弟，權將這錠銀收了，日後捕得賊

勒指。音ロクカ
ウ、シボリダ
サセル、強迫
スル

警情。常情

人時，金銀段疋賞賜，我一力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
急來抱佛脚，閒時不燒香，我若要哥哥銀子時，便是兄弟
勒指，哥哥了，快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哥哥若如此，我便
不說，既是哥哥兩口兒，我陪話，我說與哥哥，不要把銀
子出來，驚我，何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沒
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却，我且問你，這夥賊却在
那裏，有些來歷，何清道，拍着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袋
裏了，何濤大驚道，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
何清道，哥哥，只管我自都有在這裏，便了，哥哥只把銀
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警情便了，何清不慌不

忙却說出來有分教。鄆城縣裏引出仗義英雄。梁山泊中聚起擎天好漢。畢竟何清說出甚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招文袋。役人ノ書キ付テ入ルノ袋。カキモ
盤纏。技ニテハ小使。費用、
文書。官文書、布達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的
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
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
箇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何濤道你且說
怎的寫在上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
輸了沒一文盤纏有箇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
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箇王家客店內湊些些賭爲是
官司行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

着落。命令スル、勘合印信。檢査ノ印、免許

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息、須要問他那里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上、官司察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為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箇月、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箇為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他、我比先曾跟一箇賭漢去投遞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箇三髯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

大郎。長男、若且多、第一回、史進、參看スベシ

太守。府尹、同ナニシタルモノ

帶我去村裏相賭、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箇漢子挑兩箇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人自與他厮叫道、白大郎那里去、那人應道、有擔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是箇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拿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這箇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濤稟道、畧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

紅白。白ハ語呂
上ノ助字ニテ
意カシノ義
アカシノ義
好。事。惡。事。ナレ
反。語。ナレ
云。フ。ナレ
ソ。レ。ダ。リ

後堂來說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
八箇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
主人做眼選奔到白勝家裏却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
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
却說道害熱病不曾得汗從牀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
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
那里肯認把那婦人細了也不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
賊尋到床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開不到三尺深衆
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就地取出一包金銀
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贓物都連夜趕

押。ツレル、何レモ、ナ
ド、ケル、ヘテ、ナ
ツ、ケル、ヘテ、ナ
レ、ル、送、ル、ツ
抵。抗、ス、ル、ナ
無。有、リ、シ、ナ
情。意。發、頭
人。情。考、ヘ、ツ
ナ、カ、考、ヘ、ツ
頓。凡、テ、一、切
リ、ウ、ン、ト、一、切
リ、ウ、ン、ト、一、切

同濟州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把白勝押到廳前
便將索子細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不肯招屍
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
尹喝道賊首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
這厮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
勝又捱了一歇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晁保正
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
人知府道這箇不難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便有下落
先取一面二十斤死囚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
押去女牢裏監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

正賊。正ハ其、
即チ其ノ意、
從賊、從犯ナ
ド對語アリ、
併セ考フベシ

知縣。吾國ヨリ
云ハ郡長位
ニアタル
早衙。朝公事、
アサノツトメ
博士。亭主、十
リテバ、ナ慶

領二十箇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落本
縣立等要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箇正賊、就帶原解
生辰綱的兩箇虞侯、作眼拿人、一同何觀察領了一行
人去時、不要太驚小怪、只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
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并兩箇虞侯、都藏在客店裏、只
帶一兩箇跟着、來下公文、逕進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
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
去縣對門、一箇茶坊裏、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箇泡茶、
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
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

裝、カミニ
ナ待詔ト云フ
類、小説ニハ
多ク反對ノ語
ナ用ヒアリ
値。一本直ニ作
押司。裁判官、
公事役

宋江ノ傳

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箇押司值日、茶博士
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裏走
出一箇押司來、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
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
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
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蚤喪、下有一箇兄弟、喚做
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
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
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
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逩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

棺材。死人ノ葬
リキレモ
ニヒツギ
トニテハ大
賞賽セラ
ル善

留^ト在^ニ莊^ノ上^ニ館^ノ穀^ノ終^ニ日^ヲ追^キ陪^シ並^シ無^ク厭^ム倦^ム若^シ要^ス起^シ身^ヲ盡^ス力^ヲ資^ス
助^ス端^ニ的^ニ是^レ揮^キ金^ヲ似^シ土^ノ人^ト問^ヒ他^ノ求^ム錢^ヲ物^ヲ亦^シ不^ク推^シ托^ス且^シ好^ク做^ス
方^ハ便^ニ每^日排^シ難^ヲ解^キ紛^ヲ只^シ是^レ周^ノ全^ク人^ノ性^ヲ命^ヲ時^ヲ嘗^シ散^シ施^ス棺^ノ材^ヲ
藥^ノ餌^ヲ濟^ス人^ノ貧^ヲ苦^ヲ賙^ス人^ノ之^ノ急^ヲ扶^ス人^ノ之^ノ困^ヲ以^テ此^ノ山^ノ東^ノ河^ノ北^ノ聞^ク
名^ヲ都^ヲ稱^シ他^ノ做^シ及^シ時^ヲ雨^ヲ却^シ把^リ他^ノ比^シ做^シ天^ノ上^ノ下^ノ的^ニ及^シ時^ヲ雨^ヲ一^ニ
般^ニ能^ク救^フ萬^ノ物^ヲ當^テ時^ニ宋^ノ江^ノ帶^シ着^シ一^ノ箇^ノ伴^ヲ當^テ走^リ將^シ出^ル縣^ノ前^ニ來^ル
只^シ見^ル這^ノ何^ノ觀^ヲ察^ヲ當^テ街^ノ迎^ヒ住^ム叫^ヒ道^ヲ押^シ司^ノ此^ノ間^ニ請^ヒ坐^シ拜^シ茶^ヲ宋^ノ
江^ノ見^ル他^ノ似^シ箇^ノ公^ノ人^ト打^テ扮^シ慌^シ忙^シ答^シ禮^ヲ道^ヲ尊^シ兄^ト何^ノ處^ニ何^ノ濤^ノ道^ノ
且^シ請^ヒ押^シ司^ノ到^リ茶^ヲ坊^ノ裏^ニ面^ニ喫^シ茶^ヲ說^シ話^ヲ宋^ノ公^ノ明^ノ道^ヲ謹^シ領^シ兩^ノ箇^ノ
入^リ到^リ茶^ヲ坊^ノ裏^ニ坐^シ定^シ伴^ノ當^テ都^ノ叫^ヒ去^リ門^ノ前^ニ等^シ候^ニ宋^ノ江^ノ道^ノ不^ク敢^テ

觀察。何濤ノ官
ハ觀察ナリ

拜^シ問^ヒ尊^シ兄^ト高^ク姓^ト何^ノ濤^ノ答^シ道^ヲ小^ノ人^ト是^レ濟^州府^ノ緝^捕使^ノ臣^ト何^ノ
濤^ノ的^ハ便^ニ是^レ不^ク敢^テ動^ク問^ヒ押^シ司^ノ高^ク姓^ト大^ク名^ト宋^ノ江^ノ道^ノ賤^ク眼^ヲ不^ク識^ス
觀^ヲ察^シ少^シ罪^ヲ小^シ吏^ト姓^ト宋^ノ名^ト江^ノ的^ハ便^ニ是^レ何^ノ濤^ノ倒^リ地^ニ便^ニ拜^シ說^シ道^ヲ
久^ク聞^ク大^ク名^ト無^ク緣^ヲ不^ク曾^シ拜^シ識^ス宋^ノ江^ノ道^ノ惶^シ恐^シ觀^ヲ察^シ請^ヒ上^ニ坐^シ何^ノ
濤^ノ道^ノ小^ノ人^ト安^ク敢^テ占^ム上^ニ宋^ノ江^ノ道^ノ觀^ヲ察^シ是^レ上^ノ司^ノ衙^門的^ハ人^ト又^シ
是^レ遠^ク來^ル之^ノ客^ト兩^ノ箇^ノ謙^シ讓^シ了^シ一^ノ回^ヲ宋^ノ江^ノ坐^シ了^シ主^ノ位^ニ何^ノ濤^ノ坐^シ
了^シ客^ノ席^ニ宋^ノ江^ノ便^ニ道^ヲ茶^ヲ博^シ士^ト將^シ兩^ノ杯^ノ茶^ヲ來^シ沒^ク多^ク時^ヲ茶^ヲ到^リ兩^ノ
箇^ノ喫^シ了^シ茶^ヲ宋^ノ江^ノ道^ノ觀^ヲ察^シ到^リ敝^ノ縣^ニ不^ク知^シ上^ノ司^ノ有^ル何^ノ公^ノ務^ト何^ノ
濤^ノ道^ノ實^ニ不^ク相^シ瞞^シ來^リ貴^ク縣^ニ有^ル幾^ノ箇^ノ要^ス緊^ノ的^ハ人^ト宋^ノ江^ノ道^ノ莫^ク非^シ
賊^ノ情^ト公^ノ事^ト否^ト何^ノ濤^ノ道^ノ有^ル實^ニ封^シ公^ノ文^ヲ在^リ此^ニ敢^テ煩^シ押^シ司^ノ作^シ成^ス

賞封公文。嚴封
文書。機密公
作成。後文ノ
持捕ト同ジ、賊
工合ヨク事件
ル上ヲ

正職。即チ取
レタ其品ト云
リニモ正賊ト
ア前

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
知是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
不妨敝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箇把蒙汗
藥麻翻了北京太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
綱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
貫正職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箇正賊都在貴
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箇幹辨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
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
察自齋公文來要敢不捕送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
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

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名姓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喫了
一驚肚裏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
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
却答應道晁蓋這厮姦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箇
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何濤道相煩押司便
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甕中捉鼈手到拏來只
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本官看
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開這
件公事非是小可不當輕泄於人何濤道押司高見極
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倦怠了少

歇觀察畧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
 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畧到
 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
 尊便小弟只在此專等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
 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
 似跳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
 若知縣坐堂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司穩
 便叫他略待一待却自槽上鞞了馬捧出後門外去袖
 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
 上兩鞭那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攬將去沒半箇時辰

安撫。早速知縣
 往。早退知縣
 面談。早退知縣
 之被也。又後槽ト云
 之被也。又後槽ト云
 之被也。又後槽ト云

早到晁蓋莊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且說晁蓋正
 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此時三阮
 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
 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後着莊客道只獨自
 一箇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
 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箇啜携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
 房裏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得慌速宋江道哥哥不
 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
 岡事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
 人濟州府差一箇何緝捕帶着若干人奉蔡太師府鈞

帖并本州文書來着，你等七人道：「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道。」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更待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夜下來，你們不可擔閣，倘有些疎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話，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箇人，三箇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箇在這裏，賢弟且見他一面。」宋江來到後園，晁蓋

虧殺。世話ニテナ
血海。御蔭ニテナ
千保。マキノヘ

指着道：「這三位，一箇吳學究，一箇公孫勝，薊州來的，一箇劉唐，東潞州人，宋江畧講一禮，回身便走。」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裏來了。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箇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箇兄弟，擔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箇緝捕何觀察。」

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立等要
 拿我們七箇，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裏候，他飛
 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
 夜到來捕獲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
 都打在網裏，這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
 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
 生却不會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
 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晁蓋
 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弟兄。吳先生
 不會得會，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箇兄弟，也不
 枉了。」

三十六計。卷一、
 三四六頁、三十一、
 六六頁、三十一、
 六六頁、三十一、
 六六頁、三十一、

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
 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晁蓋道：「却
 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為上計，却是走那里去好？」吳用
 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
 齊都奔石碣村三阮家裏去，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
 說知。」晁蓋道：「三阮是箇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多
 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
 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
 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晁蓋道：「這一
 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

有的^{アル}是^レ金銀^{キンギン}送^{ソウ}獻^{ケン}些^{コト}與^ニ他^カ便^チ入^イ夥^カ了^ス晁蓋^{シヤウガイ}道^{ダウ}既^キ然^{ゼン}恁^{カク}地^チ商^{シヤウ}量^{リヤウ}定^{テイ}了^ス事^{コト}不^ベ宜^カ遲^{オソ}吳^ウ先^{セン}生^{シヤウ}你^ニ便^チ和^ニ劉^{リウ}唐^{タウ}帶^{タイ}了^ス幾^ケ箇^コ莊^{シヤウ}客^{キヤク}挑^{チヤウ}擔^{タン}先^{セン}去^キ阮^ニ家^カ安^{アン}頓^{トン}了^ス却^{シカ}來^キ早^{ソウ}路^ロ上^{シヤウ}接^{セツ}我^ワ們^{メン}我^ワ和^ニ公^{コウ}孫^{ソン}先^{セン}生^{シヤウ}兩^{リウ}箇^コ打^ダ併^{ヘイ}了^ス便^チ來^キ吳^ウ用^{ユウ}劉^{リウ}唐^{タウ}把^バ那^ナ生^{シヤウ}辰^{チン}網^{カウ}打^ダ劫^{キヤク}得^{トク}金^{キン}珠^{シュ}寶^{バウ}貝^{バイ}做^{シヤク}五^ウ六^{ロク}擔^{タン}裝^{サウ}了^ス叫^{シヤウ}五^ウ六^{ロク}箇^コ莊^{シヤウ}客^{キヤク}一^{イツ}發^{ハツ}喫^{キツ}了^ス酒^{シウ}食^{シヤク}吳^ウ用^{ユウ}袖^{シウ}了^ス銅^{トウ}鍊^{レン}劉^{リウ}唐^{タウ}提^{テイ}了^ス朴^{ポク}刀^{タウ}監^{カン}押^{アツ}着^{シヤク}五^ウ七^{シツ}擔^{タン}一^{イツ}行^{カウ}十^{シウ}數^ス人^ニ投^{トウ}石^{シヤク}碣^{キヤク}村^{ツン}來^キ晁^{シヤウ}蓋^{ガイ}和^ニ公^{コウ}孫^{ソン}勝^{シヤウ}在^{シヤウ}莊^{シヤウ}上^{シヤウ}收^{シウ}拾^{シツ}有^ユ些^{コト}不^ベ肯^カ去^キ的^{コト}莊^{シヤウ}客^{キヤク}齎^シ發^{ハツ}他^カ些^{コト}錢^{ケン}物^{ブツ}從^{シヤク}他^カ去^キ投^{トウ}別^{ベツ}主^{シュ}不^ベ願^カ去^キ的^{コト}都^{モト}在^{シヤウ}莊^{シヤウ}上^{シヤウ}併^{ヘイ}疊^{テイ}財^{サイ}物^{ブツ}打^ダ拴^{セン}行^{カウ}李^リ不^ベ在^{シヤウ}話^ワ下^カ再^サ說^{シヤク}宋^{ソウ}江^{カウ}飛^{フイ}馬^マ去^キ到^キ下^カ處^チ連^{レン}忙^{マウ}到^キ茶^{チャ}坊^フ裏^リ來^キ只^シ見^ミ何^カ觀^{カン}察^{サツ}正^{テイ}在^{シヤウ}

下處。己ノ宅ナ
シテ云爾

發落。トリサバ
ルク、事務ヲ執
ル
週遊。人拂ヒ
札。秘密ナルド
要。事ヲ入ル
時。其室ニ示
ス。掛ケ札

門前^{カド}望^{シヤウ}宋^{ソウ}江^{カウ}道^{ダウ}觀^{カン}察^{サツ}久^ク等^{トウ}却^{シカ}被^レ村^{ツン}裏^リ有^ユ箇^コ親^{シン}戚^{キヤク}在^{シヤウ}下^カ處^チ說^{シヤク}些^{コト}家^カ務^ム因^ニ此^{コト}擔^{タン}閣^{カク}了^ス些^{コト}何^カ濤^{タウ}道^{ダウ}有^ユ煩^{ワン}押^{アツ}司^シ引^{イン}進^{ジン}宋^{ソウ}江^{カウ}道^{ダウ}請^{シヤウ}觀^{カン}察^{サツ}到^キ縣^{ケン}裏^リ兩^{リウ}箇^コ入^イ得^{トク}衙^ヤ門^{メン}來^キ正^{テイ}值^チ知^チ縣^{ケン}時^シ文^{ブン}彬^{ヒン}在^{シヤウ}廳^{テイ}上^{シヤウ}發^{ハツ}落^{ラク}事^ジ務^ム宋^{ソウ}江^{カウ}將^{カウ}着^{シヤク}實^{シヤク}封^フ公^{コウ}文^{ブン}引^{イン}着^{シヤク}何^カ觀^{カン}察^{サツ}直^{チツ}至^シ書^{シヤウ}案^{アン}邊^{ベン}叫^{キヤウ}左^サ右^ウ掛^カ上^{シヤウ}迴^{クワイ}避^ヒ牌^{パイ}低^{テイ}聲^{シヤウ}稟^{リン}道^{ダウ}奉^フ濟^シ州^{シウ}府^フ公^{コウ}文^{ブン}爲^{シヤク}賊^{チツ}情^{テイ}緊^{キン}急^{キツ}公^{コウ}務^ム特^{トク}差^サ緝^{キツ}捕^ポ使^シ臣^{チン}何^カ觀^{カン}察^{サツ}到^キ此^{コト}下^カ文^{ブン}書^{シヤウ}知^チ縣^{ケン}接^{セツ}着^{シヤク}拆^{チヤク}開^{カウ}就^{キウ}當^{ダウ}廳^{テイ}看^{カン}了^ス大^{ダイ}驚^{キヤウ}對^{テイ}宋^{ソウ}江^{カウ}道^{ダウ}這^{シヤク}是^シ太^{タイ}師^シ府^フ差^サ幹^{カン}辦^{パン}來^キ立^{リツ}等^{トウ}要^{ヤウ}回^{クワイ}話^ワ的^{コト}勾^ク當^{ダウ}這^{シヤク}一^{イツ}千^{セン}賊^{チツ}便^チ可^カ差^サ人^ニ去^キ捉^{チツ}宋^{ソウ}江^{カウ}道^{ダウ}日^{ニツ}間^{カン}去^キ只^シ怕^カ走^{ソウ}了^ス消^{シヤウ}息^{シツ}只^シ可^カ差^サ人^ニ就^キ夜^ヤ去^キ捉^{チツ}拿^ナ得^{トク}晁^{シヤウ}保^{バウ}正^{テイ}來^キ那^ナ六^{ロク}人^ニ便^チ有^ユ下^カ落^{ラク}時^シ知^チ縣^{ケン}道^{ダウ}這^{シヤク}東^{トウ}

下落。手ガカリ

尉司。尉ハ都頭
其ノ上役、併シハ
二字ニテ役名
都頭。警部トキ
役官。警部トキ
二頁ノ注チ參
點起。一々選出
廣候。番人、警

溪村晁保正、聞名是箇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
卽叫喚尉司、並兩箇都頭、一箇姓朱、名全、一箇姓雷、名
橫、他兩箇非是等閒人也、當下朱全、雷橫兩箇來到後
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
弓手、并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并兩處虞候、作眼
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箇都頭亦
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拏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
擁着、出得東門、飛遶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
是一更天氣、都到一箇觀音庵、取齊、朱全道、前面便是
晁家莊、晁蓋家前後有兩條路、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

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闖去打他後門、他遶前門、走了、我
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箇是甚麼人、必須也
不是善良君子、那厮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又
有莊客協助、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厮們
亂攙、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
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哨響
爲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箇捉一箇、見兩箇
捉一雙、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
門打入來、我去截住後門、朱全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
莊上有三條活路、我閒嘗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里

問嘗。間嘗ナリ、
フダン

來箇。バカリ、
グラヒ

晁家莊。其家ニ
田地利ノ庄トイハ
ルル種々轉ジ云
イル。種々轉ジ云
テテ村ノ庄トイハ
テ。此ノ晁家莊
氏又後ノ晁家莊
モドモ祝モ晁氏
モ晁家莊

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
 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要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
 是你帶一半人去朱全道只消得三十來箇了朱全
 領了十箇弓手二十箇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
 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幫護着縣尉土兵等都在
 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十箇火把擊着檣父朴刀留客
 住鈎鎌刀一齊都透晁家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
 多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
 黑烟遍地紅焰飛空又走不到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
 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騰地一齊都着前面

田地利ノ庄トイハ
ルル種々轉ジ云
イル。種々轉ジ云
テテ村ノ庄トイハ
テ。此ノ晁家莊
氏又後ノ晁家莊
モドモ祝モ晁氏
モ晁家莊

雷橫挺着朴刀背後衆土兵發着喊一齊把莊門打開
 都撲入裏面看時火光昭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並不
 曾見有一箇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起來叫前面
 捉人原來朱全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
 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打後門却被
 朱全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怪聲
 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朱全那時到莊後時兀自晁
 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
 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里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引
 了十數箇去的莊客納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

虛閃一閃。ワザ
ト、トリ、マイ
タ、ニ、ヒ、カ
ケ、カ、ス、イ
ケ、カ、ス、イ

一面走。ニゲナ
ガ、ラ、ニ、ゲ
須、是、不、何
管、ハ、ナ、カ、ル、タ
管、ハ、ナ、カ、ル、タ

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朱、全、在、黑、影、裏、叫、道、保、
正、快、走、朱、全、在、這、里、等、你、多、時、晁、蓋、那、里、聽、得、說、與、同、
公、孫、勝、捨、命、只、顧、殺、出、來、朱、全、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
晁、蓋、走、晁、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
後、朱、全、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
雷、橫、聽、得、轉、身、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投、去、趕、雷、
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朱、全、撒、了、土、兵、挺、
着、刀、去、趕、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
追、我、做、甚、麼、我、須、沒、歹、處、朱、全、見、後、面、沒、人、方、纔、敢、說、
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

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
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
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朱、全、正、趕、
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全、分、付、晁、
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全、回、
頭、叫、道、有、三、箇、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雷、
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衆、人、趕、去、朱、全、一、面、
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漸、漸、黑、影、
裏、不、見、了、晁、蓋、朱、全、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衆、土、兵、
隨、後、趕、來、向、前、扶、起、朱、全、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走、

閃挫。ロヨイト、
クジク、ハツ
ト、チリタジ

里。裏阿ジ

教。叫ト同音ニ
ヨブ、云フ、
云フ

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
奈何朱仝道非是小人不起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
這些土兵全無幾箇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
兵去趕衆土兵心裏道兩箇都頭尙兀自不濟事近他
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里正
不知那條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
朱仝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却不見了人情
回來說道那里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縣尉和兩箇
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
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拏得一箇賊人只教苦道如何同

解將。解ハ官府
法律ハ波ス、オク
ハルニシテ、オク
テハニシテ、オク
ハルニシテ、オク
ハルニシテ、オク
ハルニシテ、オク

他們一箇下落
捕ヘ來リシ近
一ツ大事ナ
リノトコロマ
ハルニシテ、オク
ハルニシテ、オク
ハルニシテ、オク
ハルニシテ、オク

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隣舍去解將
城縣裏來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
賊都走了只拏得幾家隣舍知縣把一千拿到的隣舍
當廳勘問衆隣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居住
遠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時嘗有
擲槍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
了時務要問他們一箇下落數內一箇貼隣告道若要
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
着走了隣舍告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里知縣聽了
火速差人就帶了這箇貼隣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

合將來的。引キ連レテキタモ

回了。返事スル、申シ付ケラレ、夕役所ニ答申書ヲ出ス、公文。答申書

箇時辰、早拿到兩箇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箇人商議、小人只認得一箇、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箇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箇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箇、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得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箇、只此是實、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箇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千鄰舍、保放回家、聽候、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箇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值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晁蓋

供說。白狀スル

天罡地煞。水滸百八人ヲサス

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箇姓阮的、端的住在、那里、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箇姓阮的、一箇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湖村裏住、知府道、還有那三箇姓甚麼、白勝告道、一箇是智多星吳用、一箇是入雲龍公孫勝、一箇叫做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只拿叫姓阮三箇、便有頭惱、不是此一去、有分教、天罡地煞、來尋聚會、風雲水滸、山城去聚縱橫

人馬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眾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箇石碣村湖蕩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誰敢去那里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間嘗時也兀自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里捕獲得人

投邊ソコニタ
ニナル
湖蕩吾國ノ浦
位ノモノ

蕩草泊

巡簡。巡檢ノ意。
百廿回本、巡
檢ニ作ル

領了帖文。命
令ヲ受ケ

早地。忽律。早地
ハハ陸地、早地
アル。西陸上、忽
レト云。陸上、忽
減。名ヨリ、忽律
貴。名ヨリ、忽律
ノ名。忽律、忽律
ダ。名ヨリ、忽律
ナ。名ヨリ、忽律
朱。名ヨリ、忽律

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簡、
點與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
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
人、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簡、領了濟
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箇、點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
公的一齊、迤石碣村來、且說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
了莊院、帶同十數箇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撞見三
阮弟兄、各執器械、却來接應到家、七箇人都在阮小五
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七人商議要
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

貧道。公孫ハ道
シナル故、謙道
フ、僧ノト云
小僧ト云フニ
同ジ、ツツ水字ニ
サテ、ツツ水字ニ
サス

律朱貴、在那里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
是先投奔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
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大家正在那里商議、投
奔梁山泊、只見幾箇打魚的來、報道、官軍人馬、飛奔村
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厮們趕來、我等休走、阮小
二道、不妨、我自對付他、叫那厮大半下水裏去死、小半
都擄殺他、公孫勝道、休慌、且看貧道的本事、晁蓋道、劉
唐兄弟、你和學究先生、且把財賦老小、裝載船裏、逕撐
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隨後便到、阮小
二選兩隻棹船、把娘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

巡簡。巡檢同ジ

家火。家夥同ジ、家財ノ

陂塘。ツ、ハ、マ、ノ、技、手、ノ、湖、岸、ノ、ナ、ル

用劉唐各押着一隻，叫七八箇伴當搖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撐一駕小船，如此迎敵。兩箇各棹船去了，且說何濤并捕盜巡簡，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船，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下船裏進發，岸上的騎馬船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吶喊，人兵並起，撲將入去，早是一所空房裏，面只有些麤重家火，何濤道：且去拏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箇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簡商議道：這湖泊裏港汊又多，路選甚雜，抑且水蕩陂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落去，

聽得。キ、ケル、ハ、バ、キ、ケル、レ、バ、ナ、リ、テ、キ、ケル、ハ、ハ、語、上、得、ナ、リ、テ、得、知、テ、認、得、水、濟、別、名、趙、兒、注、宋、太、祖、姓、趙、宋、太、祖、姓、云、ハ、趙、一、箇、人、云、屋、號、ノ、恰、人、モ、官、家、天、子、樣、禁、廷、樣、

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奸計，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當時捕盜巡簡，并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百十隻，也有撐的，亦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來，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唱歌，衆人且住了船，聽時，那歌道：打魚一世，蓼兒注，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職官都殺盡，忠臣報答趙官家，何觀察并衆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箇人，獨棹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箇便是阮小五，何濤把手一，招衆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只見阮小五

跟前。アトカラ

兩條。語呂上ノ
語ハツキリシ
タル義アルニ
非ズ
嗚。胡ト通ズ

趙王君。趙官家
同ジ

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直如此大膽，敢來引
 老爺做甚麼，卻不是來將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
 的，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擊着樺
 楸，翻筋斗，鑽下水裏去，衆人趕來跟前，擊箇空，又撐不
 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葦蕩裏打唿哨，衆人把船擺開，
 見前面兩箇人，掉着一隻船來，船頭上立着一箇人，頭
 戴青箬笠，身披綠蓑衣，手裏撚着條筆管鎗，口裏也唱
 着道：「老爺生長石碣村，稟性生來好殺人，先斬何濤巡
 簡首，京師獻與趙王君，何觀察并衆人聽了，又喫一驚，
 有認得的，說道：「這箇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衆人併力

趕將去，又ハ
 來，追ハカケ
 テ，將ハ句
 ニ在リテハ、
 助動詞
 串。貫同ジ、一
 列ニ、ナリテ

知道。只「知ル」
 ト云フ
 划。前ニ棒ト用
 リテアルトア

向前，先拿住這箇賊，休教走了，阮小七聽得笑道：「潑賊，
 便把鎗只一點，那船便使轉來，望小港裏串着走，衆人
 捨命喊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飛也似搖着櫓，
 口裏打着唿哨，串着小港汊中，只顧走，衆官兵趕來，趕
 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
 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不見一些
 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却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住的人，
 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里有許多去
 處，何濤便教划着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箇做公的，
 去前面探路去了，兩箇時辰有餘，不見回報，何濤道：「這

四清六活。ヌケ
メノナイ

走一遭。チヨイ
トニク

老郎。老功ナ、
年老フル迄役
人ナシタル

刻得。棒サシテ、
棒サシテ、
意ニ非ズ、前
ノ知得。此大
鐘頭。スキ、頭
ハ語呂上ノ助
走將。(來又ハ

厮們好不了事，再差五箇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這幾箇做公的，划了兩隻船，又去了一箇多時辰，並不見些回報。何濤道：「這幾箇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都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着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天色又看看晚了，何濤思想在此不着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快小船，選了幾箇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槳起五六把樺楫，何濤坐在船頭上，望這箇蘆葦港裏蕩將去。那時已是日沒沈西，划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箇人，提着把鋤頭走將來，

去。カケテ、
前ノ趨將ヲ見
莊客。百姓、オ
トコドモ

知得。知リタ

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裡是甚麼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裏莊家，這裡喚做斷頭溝，沒路了，何濤道：「你會見兩隻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裏廝打，何濤道：「離這裡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擺船前去接應，便差兩箇做公的，拿了橈，上岸來，只見那男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箇做公的一箇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何濤見了，喫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却待奔上岸，只見那隻船，忽地塘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箇人，

撲地。ボトン
水音ノ形ト云
字、意味ノ音
ニ非ズ、意ノ音
船一本前ニ作

只愛殺人放火。
コソナ何ノ思
ハズスルモ思
我等ナ来ハ捕
クニキガハ見
眼サキツト見
ルナツト見エ

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通地倒撞下水裏去。那幾箇船裏的却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船來。一鋤頭一箇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細了看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弟兄。兩箇看着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箇從來只愛殺人放火、量你這厮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着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命差遣、蓋不絲己、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箇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望乞饒恕性命。則箇阮家兄弟道：

子。人ナ、キチ
ク、ルナ、マ
ナリ、ツテ、殺
人間ノ隠語ナ
リ
スゲル、物、ナ
オスト、イ、ゲ
オト、シ、ナ
ズ、ト、フ、ヒ
コト、サ、フ、ヒ
コト、サ、フ、ヒ
コト、サ、フ、ヒ
コト、サ、フ、ヒ

吹將來。ブキダ
動詞、將ハ自
吹得。フカレテ、
叫得。サケンデ
胡哨。他處ニ、
同ジニ作ル義

且把他來、細做箇粽子、搬在船艙裏、把那幾箇屍首都擡去水裏去了。箇箇胡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箇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且說這捕盜巡簡領着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滿天、衆人都在船上歇涼、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吹得衆人掩面大驚、只叫得苦、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正沒擺布處、只聽得後面胡哨響、迎着風看時、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衆人道：「今番却休了。那大船小船約有

來貨。來ハ、ベ
 カリ、ク、ラキ、
 隻ハ、ハ、ハ、ハ、
 隻ハ、ハ、ハ、ハ、
 刮得。ガ、ラ、リ、ク
 ワ、タ、リ、ト、ハ、吹
 キ、ヤ、ラ、レ、ハ、形
 容、音、字
 兩隻。兩ハ、能ク
 「幾」字ノ、義、ア
 リ、卷一、四
 ヨ、二頁ヲ、參、照、セ
 刮刮雜雜。火ノ、
 ハ、ゲ、シ、ク、モ、ニ
 意味、形、音、字、ニ
 非、ス、卷一、十
 六頁ヲ、見、ヨ
 頭等。第一等ノ、
 一、番、ノ
 被他火船。一、艘
 ソ、ノ、火、船、ガ、大
 船、ノ、中、ニ、モ、ガ
 リ、コ、ン、デ、ヤ、
 イ、ダ、文、理、上、
 上、ニ、却、ト、ア
 ル、故、一、被、ト、
 云、ヒ、シ、ナ、リ
 燒將來。ヤ、キ、タ
 テ、將、ハ、自、動
 同
 燒得。ヤ、キ、タ
 テ、得、ハ、他
 動、詞

百十來隻，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
 光却早來到面前，原來都是一叢小船，兩隻價幫住，上
 面滿滿堆着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着，乘着順風直衝
 將來，那百十來隻官船，屯塞做一塊，港汊又狹，又沒迴
 避處，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却被他火船推來，鑽在
 大船隊裏，一燒，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着船燒，將來
 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不想四邊盡
 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
 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
 官兵只得都逃爛泥裏立地，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

飛魚釣。魚ヲヒ
 ツカケトル、
 トビゲチノ一
 種

莊家。百姓、オ
 トコドモ

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
 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口裏喝道：休教走了一箇衆兵
 都在爛泥裏，慌做一堆，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箇
 人引着四五箇打魚的，都手裏明晃晃拿着刀鎗走來，
 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箇人也引着四五箇打魚的，手
 裏也明晃晃拿着飛魚鈎走來，東西兩岸，四箇好漢，并
 這夥人，一齊動手，排頭兒擱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
 都擱死在爛泥裏，東岸兩箇是晁蓋，阮小五，西岸兩箇
 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箇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勝，
 五位好漢，引着十數箇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擱

去。其儘ウチヤ
コナラヨリ、
チヨツカイ、
カケテ、シカ
カレ
借糧。此ノ糧ヲ
目次ヨクテ、名
實ハ強請、假
發スルナリ。假
卷一、六九頁
八行ヲ参照セ
休道。云フマデ
モナシ、其位、
ダラハナイ、モ
向一層、屹度
次ニモヒドレヨ
エライ事ヲキ、
六十七頁ヲ見

死在蘆葦蕩裏單單只剩得一箇何觀察細做粽子也
似去在船艙裏阮小二提將上岸來指着罵道你這廝
是濟州一箇詐害百姓的蠢蟲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
却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說上俺這石碣村阮
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撩撥的我也不來
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
覷着休道你是一箇小小州尹也莫說蔡大師差幹人
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也攔他三二十箇
透明的窟窿俺們放你去休得再來再傳與你的那箇
鳥官人教他休要做夢這里沒大路我着兄弟送你出

莫說同上ノ意
幹人用人卷
參照七
富竈。アナ、ナ、
落テ、カク、云
即チナリ、富竈
ノ一字ニテ、白
ム、外、人、ニ、取
リテ、ハ、ム、ツ、カ
シク、反、切、ニ、テ
字ニテ、ア、タ
此類例時々ア
賊贖。州尹チ屬
ナリ、カ、ク、云、ヒ、シ
耳朶。耳ノ、カ、
ニ、ア、テ、ハ、ル、

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直送他
到大路口喝道這里一直去便有尋路處別的衆人都
殺了難道只凭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州尹賊驢
笑且請下你兩箇耳朶來做表證阮小七身邊拔起尖
刀把何觀察兩箇耳朶割下來鮮血淋漓插了刀解了
膊膊放上岸去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且
說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數箇打魚的一發
都駕了五七隻小船離了石碣湖村泊選投李家道口
來到得那里相尋着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
起拒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

分例酒。出來合
入。此。仲。問
酒。此。仲。問
入。此。仲。問
酒。此。仲。問
皮。靴。弓。ニ。ギル
處。チ。皮。ニ。テ。包
ン。ダ。司

船隻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許
多人來、說投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
貴聽了、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
安排、分例酒來、管待眾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靴弓來、搭
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到處、早見
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
寫眾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先付與小嘍囉、齎了、教去寨
裏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眾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
朱貴喚一隻大船、請眾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
來的船隻、一齊望山寨裏來、行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

晁某。四角張リ
ニ。タ。換。抄。ナド
云。フ。ハ。名。ナ
ズ。某。ト。云。フ。必
ズ。一。百。廿。二
頁。七。行。ノ。趙。某
ナ。參。照。セ。七
大寨。只寨ト云
用。同。ジ。價
卷。二。百。一
頁。參。照。セ。一

口只聽的岸上鼓響、鑼鳴、晁蓋看時、只見七八箇小嘍
囉、划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
了、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并打
魚的人、在此等候、又見數十箇小嘍囉、下山來、接到
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
王倫答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
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箇不讀書史的人、甚
是粗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
棄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再有計議、一行
從人都跟着上山來、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倫再三謙

鼓樂。支那人
此如。鼓主
ハ、鼓主ト
スルモノ故
音楽ト云ハ
シテ、鼓樂
云フ
吹。笛、チヤ
メラノ類ニ
フ
福。大小鼓
フ、スリナ
ス、卷一、ナ
六十二頁參
セヨ
告訴。云フ、ハ
ス、俗語、ハ
話ノ慣用語
會

讓晁蓋一行人上塔，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立下，
王倫與眾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一箇箇都講禮罷，
分賓主對席坐下，王倫喚塔下眾小頭目，聲喏已畢，一
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
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單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
十箇羊，五箇猪，大吹大擂筵席，眾頭領飲酒中間，晁蓋
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王倫等眾位，王倫聽罷，
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自己沉吟，虛作應答，
筵宴至晚，席散，眾頭領送晁晁等眾人，關下客館內安
歇，自有來的人伏侍，晁蓋心中歡喜，對吳用等六人說

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是這王頭
領如此錯愛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用只是
冷笑，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吳用
道：兄長性直，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心，
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
道：兄長不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倒有交情，次後
因兄長說下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簡，放了何濤，阮氏
三雄，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心
裏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定
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箇自是粗鹵的人，待客之事，如

願盼之心。其心
何事力考
樣トスル心
ナリトニテ分ル
火併。火ハ移、
仲間。同ト、
嘩ハ戦フ、
喧

探。訪フト同ジ

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
諸事曉得、今不得已、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冲、看王倫、
答應、兄長模樣、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瞤、這
王倫、心内自己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盼之心、只是不
得已、小生畧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晁蓋道、全仗
先生妙策、當夜七人安歇了、次早天明、只見人報道、林
教頭相訪、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七
箇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吳用向
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
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吳學究

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為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願
盼之意、感恩不淺、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里
肯推晁蓋、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
一帶坐下、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冲
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悞、雖然今
日能勾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晁
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動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
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
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
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若說高俅這賊陷

莫非是麼。ア、アリマセ

據。シテモ、ナガラ、榮進ハ天下有名ノ人ナル故、之ニ推戴セラル、人モ、亦ラ天下有名ノ人ナランノ意生合。マサニ、ウシト、ウリソウナ、ウジヤノ意

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又不能報得此讐、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稱為小旋風、柴進的麼、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能設會他一面也好、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用過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與頭領坐、此天下公論、也不負了柴大官人的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進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

去住。ユクモ、トマルモ、不准。意見ノ合ハ、云フコトナキ

發付。云ヒツケ、命令、山樂チ

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非在位次低微、只為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妬賢嫉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敢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

參差。異存、相
連、林冲及
豪傑ノ考ト相
スル

惶惶：好漢。惶
ハ、心ノサツ
ノ、好漢ハ、モ
男ガテ、男テ、
情ハ、ス、ク、
情ハ、ス、ク、
卷一、七、三、頁
ナ、參、照、セ、ヨ
シ、ト、云、フ、モ、男
上、下、同、ノ、日
下、同、ノ、日、生
下、同、ノ、日、生
下、同、ノ、日、生

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厮語言有理不似
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厮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
林冲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恩吳
用便道頭領為新弟兄面上倒與舊弟兄一分顏若是可
容即容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
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量這一箇潑男女
腌臢畜生說甚弟兄衆豪傑且請寬心林冲起身別了
衆人說道少間相會衆人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
沒多時只見小喽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領
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晁蓋道上覆頭領

少間便到小喽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
何吳學究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
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
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不難他火併兄長身邊各藏
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來撚鬚為號兄長便可協力晁
蓋等衆人暗喜辰牌已後三四次人來邀請晁蓋和衆
頭領身邊各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却
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喽囉擡過七
乘山轎七箇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裏來直到
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

食供。馳走
盤話。臉ジク面
白話。話ス

五錠。一錠ハ、
十兩ノ一ナレ
如キ折ノ錠
意然ラズ一塊ノ錠

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王倫與四箇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晁蓋與六箇好漢，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喽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冲，只見林冲側坐交椅上，把眼瞋王倫身上，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喽囉取來三四箇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箇大盤子裏，放着五錠大銀。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敝山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徑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悞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

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

落弟窮儒。王倫
シハ元書生ナリ
ルナリ

拈
ク、ヒロイト
状ク、スヲリト

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
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請頭領息怒
我等自去罷休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
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
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
量你是箇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
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
只今便了船隻便當告退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
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
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拈的

火雜雜。勢ヒ強
カテ、ヨリツ
カレヌ様子
以上ノ二字ニ
テ、刀ヲヌヒ
テ、拈ヘタヌヒ
云フ
虚擲住。表面、
トメル様ナ風
ナシ、實ハ王
倫ヲヤツ付ケ
ナリト相圖スル

待要。…セント

火雜雜吳用便把手將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
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
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便兩邊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
阮小二便去幫住杜遷阮小五幫住宋萬阮小七幫住
朱貴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
是一箇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
資助你調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尙且許多推却
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
便是你的你這嫉賢妬能的賊不殺了要你何用你也
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遷宋萬朱貴本待

動。俗語、小説
ニテハ毎ニ、ス
ナダメ、スカ
百五十九卷一、
行百六十六、
頁八行ナテ照
頭勢、最初ノイ
キホビ

一頓。元ト、ウ
ノ、ト、ウ、ナ
リ、故ニテ、ナ
サ、ザ、ノ、
シ、ル、
腔察地。卷二、
十五頁ナテ照
首級。クビ、秦
ノ世ニ、敵
ノ位一ツ得テ
、シカ云フ
、起リタリ
執鞭。字書
ニ、
ナラシ、アモ
トナリ、馬丁
トナリ、馬御

要向前來勸被這幾箇緊幫着那里敢動王倫那時
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箇攔住王倫見頭勢不
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里雖有幾箇身邊知心
腹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林冲這般兇猛頭勢誰敢向
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又罵了一頓去心窩裏只一刀
腔察地擱倒在亭上晁蓋見擱王倫各把刀在手林冲
疾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裏嚇得那杜遷宋萬朱
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墜鞵晁蓋等慌忙扶起
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搜過頭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
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教林頭爲山

用。云フト、
ト、云フト、
本、作ル、
ハ、近シ、
ル、ナリ、
重上頭、重上ハ、
大事ナリ、上ノ助
字ハ、助

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
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
日吳兄却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耻
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弟有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麼
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林冲言無數句
話不一席有分教斷金亭上招多少斷金之人聚義廳
前開幾番聚義之會正是替天行道人將至仗義疎財
漢便來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
解

楊林冲... 梁山泊... 鄆城縣... 劉唐... 王倫... 林冲... 鄆城縣... 劉唐... 王倫... 林冲... 鄆城縣... 劉唐... 王倫... 林冲...

第十九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據。以テシテハ、
下同ジ
下。速。ソコニ、
話ニナル
火併。内輪喧嘩
スル
君側。徽宗皇帝
元兇首惡。高俅
輩ヲサス
強賓不壓主。
ヨクトモ、客

話說林冲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着衆人說道：據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妬能，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厮，非林冲要圖此位，據着我智襟膽氣，焉敢拒敵官軍，他日剪除君側元凶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麼？衆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賓不壓主，晁蓋強殺只是箇遠來新到的人，安

人ハ遠慮スル
ト云フアル
ニ主人ハ弱
クモハ好マ
クケルハマシ

大寨。本寨ノ
ナリ。王倫ヲ
殺シタルハ
水亭子前ト
アリ

乘義。集リテ
出スル。前ニ
十頁ヲ參照
セ

敢便來占上林冲拓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
今日事已到頭不必推却若有不從即以王倫爲例再
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道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
一面使小嘍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席一面叫人擡過了
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
來大寨裏聚義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
大寨裏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
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座定中間焚起一爐香來
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箇籠匹夫不過只會些鎗
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豪傑

軍師。參謀
將校。將ハ士官
校ハ下士以下
卒ナクハ故
軍ト云フ意
某。四角張リ
時。已ト云フ
半粒。半點

若是等推讓。林
冲ガ第二位
外ノ人ナスヘ
テ。己ハ最後
トスルナラバ
法。法術

頭領。林冲ナリ

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
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某
村中學究胸次未見經綸濟世之才雖曾讀些孫吳兵
法未曾有半粒微功豈可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
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
三位晁蓋道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
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
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那箇及得公孫勝道
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才如何敢占上還是頭領
坐了林冲道只今番克敵制勝便見得先生妙法正是

當寫下了一本、
當寫下了一作

敵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上船廝殺好做。提備不在話下，一日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蓋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心術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快寫書，便教人下山去，星夜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冲當寫下了一封書，叫兩箇自身邊心腹小喽囉下山去了，不過兩箇月，小喽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師府前，尋到張教頭家，聞說

娘子被高大尉逼親事，自縊身死，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爲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止剩得女兒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訪問隣里亦是如此說，打聽得真實，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潛然淚下，自此杜絕了心中挂念，晁蓋等見說，悵然嗟歎，山寨中自此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准備抵敵官軍。忽一日衆頭領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喽囉報上山來說道：「濟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有二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現在石碣村湖蕩裏屯住，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不須兄

府尹。他ノ處ニ
太守トアリ、
知事、府長、文
官ニシテ、武
官ノ權アリ、
關練使。軍司令
官ニシテ、警部
長ノ如キモノ
調撥。部署スル

長挂心、吳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來土掩、兵到將迎、隨
即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又喚林冲、劉唐、
受計道、你兩箇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宋萬、也分付了、
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
帶領一千餘人、拘集本處船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
開船隻、作兩路來取泊子、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
上船搖旗、吶喊、殺奔金沙灘來、看看漸近灘頭、只聽得
水面上、嗚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
且把船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看這
船時、每隻船上、只有五箇人、四箇人、搖着雙橈、船頭上

隱喻。胡暗同ジ

青狐。百廿回本、
義同ジ、作ル、
ノナリ、黒狐

立着一箇人、頭帶絳紅巾、都是一樣紅羅繡襖、手裏各
拿着留客住三隻船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
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船上、三箇人、一箇是阮小二、
一箇是阮小五、一箇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一
齊併力、向前拿這三箇人、兩邊有、四五十隻船、一齊發
着喊、殺奔前去、那三隻船、唵哨了一聲、一齊便回、黃團
練把手內鎗、撚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
重賞、那三隻船、前面走、背後官軍船上、把箭射將去、那
三阮去、船艙裏、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後面
船隻、只顧趕、趕不過、二三里水港、黃安背後、一隻小船

一條前二、ワカ
レタトアリ、
其中ノ一手

飛蝗。大陸地方
ニハ、時ニハ、
イナゴ、トブ
ソ、竹チ、ワ
箴索、竹チ、ワ
ヨリタル、竹
細イカダノ如キ

飛也似划來報道且不要趕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船
隻都被他殺下水裏去把船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
着了那厮的手小船上人答道我們正行船時只見遠
遠地兩隻船來每船上各有五箇人我們併力殺去趕
他趕不過三四里水面四下裏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船
來船上弩箭似飛蝗一般射來我們急把船回時來到
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二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箴
索橫截在水面上却待向前看索時又被他岸上灰瓶
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衆官軍只得棄了船隻下水
逃命我衆人逃得出來到旱踏邊看時那岸上人馬皆

胡哨。或ハ哨
ニ作ルアリ

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人都殺死在水裏
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逕來報與團練黃安
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教衆船不要去趕
且一發回來那衆船纔撥得轉頭未曾行動只見背後
那三隻船又引着十數隻船都只是這三四箇人把紅
旗搖着口裏吹着胡哨飛也似趕來黃安却待把船擺
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裏都
是紅旗擺滿慌了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
下了首級回去黃安把船儘力搖過蘆葦岸邊却被兩
邊小港裏鑽出四五十隻小船來船上弩箭如雨點射

沒金帛使用。金帛、銀、布匹、金帛、程、用、ス、ル、金、帛、程、ナ、イ、ダ、ン、ダ、ン、ナ、ク、ナ、ツ、テ、キ、朴、刀、攪、又、留、客、住、ナ、ガ、マ、リ、リ、サ、ス、マ、タ、ノ、類、(チ、モ、チ)

接應。應授サセ、策應同ジ

領使人到寨，晁蓋喚來問有甚事，小嘍囉道：朱頭領探聽得一起客商，有數十人，結聯一處，今晚必從旱路經過，特來報知。晁蓋道：正沒金帛使用，誰領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們去。晁蓋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三阮便下廳去，換了衣裳，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攪又留客住，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別了頭領，便下山，就金沙灘把船載過。朱貴酒店裏去了。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點起一百餘人，教領了下山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劉唐去了。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杜遷、宋萬引五十餘

驢。驢ト馬トノ、間ニ出來タ馬ノ、一種、頭口。馬ノ俗稱

擗。棹ニテ、ツ、ノ、形、曲ツタミ、ノ、椀、廿五回中、頃チ參照セ

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冲飲酒，至天明，只見小嘍囉報道：虧得朱頭領得了二十餘輛車子，金銀財物，并四五十匹驢，驛頭口。晁蓋又問道：不曾殺人麼？小嘍囉答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得頭勢，猛了，都撒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並不曾傷害他。一箇晁蓋見說大喜，我等自今已後，不可傷害於人，取一錠白銀，賞了。小嘍囉便叫將了酒果下山來，直接到金沙灘上，見衆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撐船去。載頭口馬匹，衆頭領大喜，把蓋已畢，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晁蓋等衆頭領都上到山寨聚義廳上，簾箕掌棹棹圈

一包。一ツ、ミ

每樣。奪ヒ取り
タル品物ノ各
種類毎ニ

支用。使用

字號。番號、又
ニ、ハ何カシルシ
ナルモノ

坐定、叫小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一包包打開、
 將綵帛衣服堆在一邊、行貨等物堆在一邊、金銀寶貝、
 堆在正面、便叫掌庫的小頭目、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
 聽候支用、這一半分做兩分、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
 分、山上山下衆人均分一分、把這新拿到的軍健臉上
 刺了字號、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喂馬砍柴、軟弱的各
 處看車切草、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晁蓋道、我等今日
 初到山寨、當初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帳下、爲一
 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爲尊、不想連得了兩
 場喜事、第一贏得官軍、收得許多人馬船隻、提了黃安、

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金銀、此不是皆托衆弟兄的才
 能、衆頭領道、皆托得大哥的福、應以此得采晁蓋再
 與吳用道、俺們弟兄十人的性命、皆出於宋押司、朱都
 頭兩箇、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爲人也、今日富貴安樂、從
 何而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
 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裏、我
 們必須要去救他出來、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
 有擺劃、宋押司是箇仁義之人、緊地不望我們、辭謝、然
 雖如此、禮不可缺、早晚待山寨粗安、必用一箇兄弟自
 去白勝的事、可教驀生人去那里、使錢買上、囑下鬆寬

他カレナ便ニ好ク脫ケ身ヲ我ガ等ガ且カ商シ量シ屯ム糧ヲ造シ船ヲ製シ辦シ軍器安ク排シ寨ヲ
 柵ヲ城ヲ垣ヲ添シ造シ房ヲ屋ヲ整シ頓シ衣ヲ袍ヲ鎧ヲ甲ヲ打シ造シ鎗ヲ刀ヲ弓ヲ箭ヲ防シ備シ
 迎ム敵ヲ官軍晁蓋道ヲ既ニ然ル如ク此ノ全ク杖軍師妙策指教吳用シ
 當レ下ニ調撥衆頭領分派去辦ス不レ在話下且不レ說梁山泊
 自レ從晁蓋上山好ク生興旺却說濟州府大守見黃安手
 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官軍生擒黃安一事上
 又レ說梁山泊好ク漢十分英雄了得無人近傍得他難以收
 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雜以此不能取勝府尹聽了
 了只叫得苦向大師府幹辦說道何濤先折了許多人馬
 馬獨自一箇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箇耳朵自回來

接官亭。應接所
 如キモノ
 中書省。内閣ニ
 當ル
 交割。引キ渡ス

家將息至今不痊去的五百人無一箇回來因此又差團
 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
 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
 取勝怎生是好大守肚裏正懷着鬼胎沒箇道理處只見
 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大
 大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
 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
 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交與府尹大守看罷隨即和
 和新官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
 安排筵席管待新官舊大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二

府分。只府ノ一
モ、語呂上ル
分ナツケ加ヘ
タレモノ
借糧。糧食ヲ
リニ徴發スル
六頁ヲ参照セ
聽罪。待罪スル
請將。請フテ、
將ハ、吾國ノ、
テニ當ル、シ
招軍。徵兵制度
ニ非ズ、達者
ナリ男ヲ給料ニ
テ履ヒ兵トナ
招募。賢士。招
換言シタルモ
行牌。布令書
送リ下ス、フ
着令。二字ニテ、
孔目。メツケ

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付道蔡太師
將這件勾當擡舉我却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
兵猛將如何收捕得這夥強人倘或這厮們來城裏借
糧時却怎生奈何舊官大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自
回東京聽罪不在話下且說新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
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官軍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積
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智謀賢士准備收捕梁山泊好
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牌仰附近州郡併力剿捕一
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收剿及仰屬縣着令守
禦本境這箇都不在話下且說本州孔目差人齎一紙

疊成文案。布令
ノ文案ナツク

九族。本各種
ノ族ヲナレ
ハ、モ、一、族ニテ
類ト云フ
勾當。事、シワザ
貼書。書記
後司。下役、屬
將。句頭ニ在リ
ハ、ノ、意、ナ、リ
理會。處理スル

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
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疊成文案行下各鄉村
一體守備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晁蓋等衆人不
想做下這般大事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傷了何濤
觀察又損害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
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迫事非得已於法
度上却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家一箇心中納
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
鄉各保自理會文卷宋江却信步走出縣來走不過三
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頭來看

做媒。男女ノ仲
ダチチスル

一家兒。一家ノ
人家。人タチ

要令。要ハ、今
ノカスルワザ師
ダマ、曲、シナ
マリ、ナド、カ
事、合、ハ、カ
ル、ケ、チ、ナ
コ、ケ、チ、ナ
スル、ケ、チ、ナ
風流。女ニ、フ
ケリ、遊樂
ム、遊樂

津送。葬式

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箇婆子却與他說道你有
緣做好事的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說話
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
從東京來不是這里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箇
女兒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箇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
那女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
顏色三口兒因來山東投連一箇官人不着流落在此
鄆城縣不想這里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
在這縣後一箇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
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沒做道理處央及老身做媒

這等恰好。葬式
標ナ好都合ノ

打從。コリ、
俗語專用

則箇。シテ下
サレ、何卒

取具ノ間ニ、
見、字ヲ入レ

做驢做馬。驢ヤ
馬ノ如キ、驢ヤ
ナシキ獸類ト、
ナリテモ、如
何標ノ、ナ
語シテモ、慣
用致如

下處。下宿、誰
送ノ辭、誰

我道這般時節那里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
里走頭沒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里過以此老身與這
閻婆趕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箇作成一具棺材宋江
道原來恁地你兩箇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
箇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
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尙無
那討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
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馬報答押司
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
回下處去了且說這婆子將了帖子逕來縣東街陳三

娘兒、娘ハ、ム母
 親、兒ハ、ム
 婦人家、チンナ
 文法上、複數ハ
 老人家、老人
 婦人面、只婦人
 上、婦人面
 院。或ハ行院
 遊女屋ニシテ
 遊者屋ノコト
 人家、屋、
 樓ニ當ル
 串、貫ト同音、モ
 フハレテ、其
 族貫トナル、
 故ニ支那ニテ
 モ、藝妓ハ、
 金ニテ、先方
 養女トナル
 上見エタリ
 亭主、衛院ノ

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了當元、自餘剩下一五六
 兩銀子、兒兩箇把來盤纏、不在話下、忽一朝、那閻婆
 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箇婦人家面、回來問
 壁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箇婦人面、他曾有娘子
 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裏住在宋家村、却不曾見
 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嘗嘗見他散
 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有未有的娘子、閻婆道、
 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
 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衛院人家串、那一箇衛院不愛他、
 有幾箇上行首要問我過房了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

云、妓ヲ行首ト
 編作成、コレハ
 婆情ガ、宋江
 ニシカ、ジカ
 王婆、先日
 話中ニ、先日
 葬式、宋江
 對シテ、云ハセ
 云ヒシナリ
 虧、世話ニナル、
 御蔭トナル、
 撮合山、トリモ
 コト、アハスル
 古保山ト云フ、
 山ト云フ、
 ナニト云フ、
 テナレドモ、
 テ相合セズ、
 後、之ヲ和合
 リ、之ヲ和合
 シ、之ヲ和合
 アチ、之ヲ和合
 用ヒタル、
 撥、用ヒタル、
 ス、ム、ム、ム、

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倒苦了他、
 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子、因此央你與我、
 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情與他、我前
 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箇
 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說、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
 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撮宋
 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火
 什物、安頓了閻婆、兒兩箇、在那里居住、沒半月之
 間、打扮得閻婆、惜娘兒、遍體綾羅、又過幾日、連那
 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初

水也似後生。水
 出花ノ、ワ
 カムス、ハ
 氣デカ、ハ
 イ、後生、ハ
 ニモ云フ、女
 婆娘。婆、ハ
 ト云、ハ、上
 品、ハ、オカ
 サ、ハ、オカ
 ノ、ハ、オカ
 字、ハ、オカ
 生、ハ、オカ
 三瓦兩合。遊
 屋、卷一、遊
 四頁、參照
 竹。笛、ナド、ノ
 樂。琴、ナド、ノ
 看、上、他、ソ、レ、ニ、
 フ、ク、ス、心、ナ

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却是爲何？原來宋江是箇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閻婆惜水也似後生，况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江，不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廝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箇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亦是箇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

此事、色事
 搭讪上。クツ
 合フ、出
 火塊。男女相
 ル、アツクナ
 不兜攬。取、リ、合
 ハ、カマ、ハ
 一遭。一度、一

有情，便記在心裏。向後但是宋江不在，這張三便去那裏，假意兒只說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箇搭讪上了，打得火塊一般熱，並無半點兒情分。在這宋江身上，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攬他。些箇這宋江是箇好漢，不以這女色爲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也都知道了。却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裏，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裏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絲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門便了。自此有

大漢。大男ト云
 意ニ非ス、大男
 ハ慣用修辭

把臉別轉着。カ
 ホチソムケ、カ
 カホソムケ、カ
 ル、フ、リ、チ、シ
 テ、實、ハ、其
 ソムケ、タ、方、チ、見
 ル

幾箇月不去，閻婆累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
 去話分兩頭，忽一日將晚，宋江從縣裏出來，去對過茶
 房裏坐定喫茶，只見一箇大漢頭帶白范陽擅笠兒，身
 穿一領黑綠羅襖，下面腿絆護膝，八搭麻鞋，腰裏跨着
 一口腰刀，背着一箇大包，走得汗兩通流，氣急喘促，把
 臉別轉着，看那縣裏，宋江見了這箇大漢，走得蹣蹩慌
 忙起身，趕出茶房來，跟着那漢走，約走了三二十步，那
 漢回過頭來，看了宋江，却不認得，宋江見了這人，畧有
 些面熟，莫不是那里曾厮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
 漢見宋江，看了一回，也有些認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

寬頭鋪。要結床
 待照。職人、妓
 ノ、ヲ、ハ、巻、一、結
 百卅七頁ナ參
 照セヨ
 唱箇大啞。極
 了寧ニ、挨拶
 スル

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道：這箇人好作怪，却怎地只
 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見那漢去路邊一箇飽頭
 鋪裏問道：大哥，前面那箇押司是誰，飽頭待詔應道：這
 位是宋押司，那漢提看朴刀，走到面前，唱箇大啞，說道：
 押司，認得小弟麼？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那漢道：可借
 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淨小巷，那漢道：這
 箇酒店裏好說話，兩箇上到酒樓，揀箇僻淨閣兒裏坐
 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撒在卓子底下，那漢撲翻
 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那人道：
 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箇有些面

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尊顏。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宋江聽了大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一死，特地來酬謝。宋江道：晁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道：晁頭領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見今做了梁山泊主，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裏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俺弟兄七箇，共是十一箇頭領。見今山寨裏聚集得七八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只想兄長大恩，無可報答。

帽子前襟，云故，帽子ト

特使劉唐齎一封書，并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再去謝那朱都頭。劉唐打開包裹，取出書來，便遞與宋江。宋江看罷，便拽起褶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宋江把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隨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些菜蔬，菓子之類，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喫。看看天色晚了，劉唐喫了酒，量酒人自下去。劉唐把卓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遮住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們七箇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用。宋江

孝順之心。コ、ロアクシ

家中頗有些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裏，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却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於內已受了一條。朱全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送去，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賢弟，我不敢留你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要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閣。宋江再三申意，眾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非比舊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

以心相照。ウテフ、御心ケガ、メシレ、御推ケニ、マキルヲワイ

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里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箇直性的人，見宋江如此推却，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子依前包了，看看天色夜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我明日却自來算。」劉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携住劉唐的手，分付道：「賢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要處。」我

大弄。黃金百兩
送來。大藥。仰
山。贊澤。仰
去來。住。イ。タ
キ。コ。ニ。ユ。イ。チ
キ。マ。シ。タ

更不遠送，只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朗，拽開脚步，望西
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却說宋江與劉唐別了，自慢
慢走，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
的看見，爭些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晁蓋倒去，落
了草，直如此大弄轉，不過兩箇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
一聲：「押司那里去來？」好兩日不見面，宋江回頭看時，倒
喫一惱，不因這番有分教，宋江小膽翻為大膽，善心變
做惡心，畢竟叫宋江的，却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慶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話說宋江別了劉唐，乘着月色滿街信步，自回下處來，
却好的遇着閻婆，趕上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
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
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
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
忙擺撥不開，改日却來。」閻婆道：「這箇使不得，我女兒在
家裏，專望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直恁地不得。」宋江道：
「端的忙些箇，明日準來。」閻婆道：「我今日要和你去，便把

小賤人。好貴人
字對シテ賤ノ
リ、婆情ノヲ
チ云フ

一遭。チヨイト

望。怨望スルナ
氣。シヤクニサ
ハリ。怒ル
兩句兒。ナンノ、
ミカコツ
一副。只。一ツ
ト云フニ同
ジ、又一付
云フ

我兒你的三郎在，這里，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
應道，這屋裏多遠，他不曾來，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來，
直等我來迎接他，沒了當絮絮地，閻婆道，這賤人
真箇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
兩句兒，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了那婆
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五分不自在，爲這婆子來扯，勉
強只得上樓去，本是一間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
臺，檯子後半間，鋪着臥房，貼裏安一張三面樓花的床，
兩邊都是欄杆，上掛着一頂紅羅幔帳，側首放箇衣架，
搭着手巾，這邊放着箇洗手盆，一箇刷子，一張金漆卓

陪。ワビナ云フ、
フ愛想ヲシ云

子上放一箇錫燈臺，邊廂兩箇杌子，正面壁上掛一幅
仕女對床，排着四把一字交椅，宋江來到樓上，閻婆便
拖入房裏去，宋江便向杌子上，朝着牀邊坐了，閻婆就
牀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這里，我兒，你只是性氣
不好，把言語來傷觸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閒時卻在家
裏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
兒，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拓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
鳥亂，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
宋江聽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撥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
下，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

打疊起。タ、ミ、シマツテ
 乾熱的。羨ミ、ヤツカム、宋、江ガ樂シゲニ
 妻ノトコロニ、テウラヤム
 胡言：雜談。此、ノ妻ナドノ、トナイコトヲ、江ニ、ツグゲグ、チヌル
 飾。濶ト同音同、義、ソ、ギツ、セ、五、二、頁、ナ、チ、參、照

酒兒、婆惜只不回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意喫了一盞，婆子笑道，押司莫要見責，閒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里，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燥，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喫酒，篩了三盞在桌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閻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使得，婆惜一頭聽了，一面肚裏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耐煩，相伴這厮，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惜只得勉意拿起酒來，喫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躁，且開

不台。普通ナレ、工合懸ケレ
 痺麻上。酒ガノ、ミダクテ、ラズナル
 鏡。銅ノ柄杓、酒ナドツグモ、九頁ヲ參照セ

懷喫兩盞兒，睡押司也滿飲幾杯，宋江被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杯，婆子也連連喫了幾杯，再下樓去，燙酒，那婆子見女兒不喫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喫酒，歡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却再商量，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昏了大半盞，傾在注子裏，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裙子，這婆子哈哈地笑道，你兩箇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箇男子漢，只得裝些溫柔，說些風話兒，要宋江正沒做道

邊頭。只ワキト
云ニ同ジ
照。推量スル、
サトル
科。芝居ノ、シ
做一片。スツカ
ハ、イクラカ、
オダヤカナリ
シモ、後ハ、
スツカリ、全
ク腹ヲ立テラ
レタ
科分。又科段ニ
テケル、テズマ、
科ヲ見、前ノ
精誠。ニラドロ
ボウ、大ドロ

着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箇喏立在邊頭宋江尋思
道這厮來得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唐牛兒是箇乖的人
便瞧科看着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原來却在
這里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裏有甚麼
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蚤間那件公
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
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燥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
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喫那婆子攔
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分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
賊也瞞老娘正是魯般手裏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回

魯般。古代有名
人ノ前テ身ヲ
使フハ、身ノ
如シテ、身ノ
ガ如ク、私ノ
前テ、私ノ
メダト云フ
目モ鼻モ
オ
バケ
勾當。ツトメ、
十頁七行、九
十一頁四行、
卷二、七九頁
琉璃葫蘆兒。立
通シ見ル
殺科。科分同ジ、
殺人可憐。難
容。卷二、百廿
頁ナ照セヨ
頭子。劈ハ劈
テ、マツカフ、
イキナリナ
ド、打チテ、
ス勢ノ形ヲ、
元ノ耳ノ根
又。平手ウチス

衙去和夫人喫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
兒只好瞞老娘手裏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真箇
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却不會說謊閻婆道放你
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却是琉璃葫蘆兒一般卻纔見押
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攬掇押司來我屋裏顛
倒打抹他去嘗言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
身來便把那唐牛兒劈頸子只一又跟踉跄直從房
裏又下樓來唐牛兒道你做甚麼便又我婆子喝道你
不曉得破人買賣衣服如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
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來道你打這婆子乘着酒

簾子。家ノ入口
ニス、サゲアル

雙日不着、單日
着、雙日ハ偶
日ハ奇ノ日、單
日ハ偶ノ日、丁
日ハ半、ヤリツ
日ハ半、ヤリツ
ケル、ヤリツ
拍着胸、胸ヲウ
ツハハ、支那ニ
度ハ、漢ノ邊、
兩拳ヲツキ出
スニ同ジ
眞病。唐牛兒ノ
弱點、即チ亦

興又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只一掌直擲出簾子外
去、婆子便扯簾子、撇放門背後、卻把兩扇門關上、拿拴
拴了、口裏只顧罵那唐牛兒、喫了這一掌、立在門前大
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屋
裏粉碎、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我不結果了你、不姓唐、
拍看胸大罵了去、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江道、押司沒
事、保那乞丐做甚麼、那厮一地裏去、搗酒、喫只是搬是
搬非、這等倒街臥巷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
宋江是箇真實的人、喫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眞病倒抽
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裏見責、老身只恁地知重

宋江ノ弱點、
其目、即チ
ソナル、ウチ

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我猜着你兩口多時不見、
一定要蚤睡、收拾了罷休、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
杯盤下樓來、自去竈下去、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
這婆子女兒和張三兩箇有事、我心裏半信不信、眼裏
不曾見真實、況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且看這婆
娘怎地、今夜與我情分如何、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
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兒蚤睡、那婆娘應道、不干你
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口裏道、押司安置、今夜多
歡、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竈上、洗了脚手、
吹滅燈、自去睡了、宋江坐在杌子上、睨那婆娘時、復地

朝裏壁。宋江ノ方ニ、セナチムケル。寝カタナリ

打熬不得。コラヘキレズ

卓。桌ハ今世文字。一本。卓ハ本字ナリ

巾幘。頭巾ノ類。アタマノカブリモノ

解衣刀。タチモ解カズ

招文袋。卷四。百七頁ヲ參照

欄干。子ハ語目上ノ助字

只欄杆ト云フニ同ジ

歎口氣約莫已是二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裳便上牀去自倚了繡枕紐過身朝裏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尋思道可奈這賤人全不保我些箇他自睡了我今日喫這婆子言來語去央了幾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卓子上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腰裏解下鸞帶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却挂在床邊欄干子上脫去了絲鞋淨襪便上牀去那婆娘脚後睡了半箇更次聽得婆惜在脚後冷笑宋江心裏氣悶如何睡得着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交四更酒却醒了捱到五更宋江起來面盆

裏到。マツテ、コラヘマツテ

不產道臉。ハチモ外開モシテヌ此ウラサシラテハレテウシラテコク、ウキマツツ云意

王公。吾國ニテモ、八公、熊公ノゴトキ、熊使呢懇ノ言葉ナリ

裏冷水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口裏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會睡着聽得宋江罵時紐過身回道你不羞這臉宋江忿那口氣便下樓來閻婆聽得脚步響便在牀上說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絲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也不應只顧來開門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宋江出得門來就拽上了忿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透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碗燈明看時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趕早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蚤宋江道便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

棺材。支那ニテハ、
棺具。人ニテハ、
施ス。大ニハ、
ナリト。信セラ
ル。
一條。卷四。百廿
七頁。子トア
リ。此。一條ハ、
即チ。其。一條金
子。ノ。略。一。條金
ニ。同ジ。

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
了那老子濃濃的奉一盞二陳湯遞與宋江喫宋江喫
了幕然想起道時嘗喫他的湯藥不曾要我還錢我舊
時曾許他一具棺材不曾與得他想起昨日有那晁蓋
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在招文袋裏何不就與那老
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
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
這里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
在家裏你百年歸壽時我却再與你些送終之資王公
道恩主時嘗觀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老子今世不能

做隨做馬報答。
此ハ常言、
ノ類。
背子前襟。丁度
下腹ニ當ルト
コノ。背子、
ソドナシ。襟ノ
衣物前ノ襟ハ
（シノ）トコロ
（ニ）サゲモツ
（タル）
卷四。百廿七
頁。二。子。前
襟。ト。ア。リ。
照。セ。テ。コ
ロ。

曲本。戲曲。院

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
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喫了一驚道苦也昨夜
正忘在那賤人的牀頭欄干子上我一時氣起來只顧
走了不曾繫得在腰裏這幾兩金子直得甚麼須有晁
蓋寄來的那一封書包着這金我本欲在酒樓上劉唐
前燒毀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來為念正要將
到下處來燒却被這閻婆纏將我去昨晚要就燈下燒
時恐怕露在賤人眼裏因此不曾燒得今早走得慌不
期忘了我嘗時見這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幾字若是被
他拿了倒是利害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謊只

物事。只物ト云
フニ同ジ、事
ハ語呂上ノ助
字下ニモアリ

道金子在招文袋裏，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
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
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
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迤回閻婆家裏來，且說這婆
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爬將起來，口裏自言自語道，那
厮攪了老娘，一夜睡不着，那厮含臉，只指望老娘陪氣，
下情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好，誰耐煩保你，你
不上門來，倒好，口裏說着，一頭鋪被脫下，上截襖兒解
了下面裙子，袒開胸前，脫下截靚衣，牀面前燈却明亮，
炤見牀面欄干子上，拖下條紫羅纒帶，婆惜見了，笑道，

黑三。宋江色黑
ク三男ナル
リ稱故、黒三郎ト
タ

物事。只(物)ノ
前ニアリ
將息。普通養生
スル、休ムノ
意、卷一、四
六頁ヲ参照セ
ヨ
上面。紙面、紙上
好呀。ピツクリ
シテ叫ブ聲、
オヤ
井落在吊桶裏。
ツルベノ中ニ
井戸ガ落チコ

黑三那厮，喫囉不盡，忘了纒帶在這里，老娘且捉了，把
來與張三繫，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
覺袋裏有些重，便把手抽開，望卓子上，只一抖，正抖出
那包金子和書來，這婆娘拿起來看時，燈下炤見是黃
黃的一條金子，婆惜笑道，天教我和張三買物事，喫這
幾日我見張三瘦了，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將
金子放下，却把那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面寫着，晁
蓋并許多事務，婆惜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裏，原
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裏，我正要和張三兩箇做夫妻，單
單只多你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裏，原來你和梁山泊

五聖。天部ノ神、
如何様ナモノ
ガ来テモ、モ
ツクナイ、モ
ハ、ヤラヌト
云意

ムコトハ無
リ、盜賊ヲ
シ、捕ル、江
ガ、盜賊ト、
ルニナル、
無法ナト、
フナリ

強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包了金子、還慢慢地插在招文袋裏、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正在樓上、自言自語、只聽得樓下呀地門響、牀上問道、是誰、門前道、是我、牀上道、我說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來早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這邊也不回話、一逕已上樓來、那婆娘聽得是宋江了、慌也把鸞帶刀子、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藏在被裏、紐過身、靠了牀裏壁、只做齣齣假睡着、宋江撞到房裏、逕去牀頭欄杆上取時、却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拿手去搖那婦

吓。輕蔑シテ鼻
聲、ア、シテ
七頁ヲ参照セ
不見鬼來。圖婆
惜ガ宋江ナリ

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噪、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麼、婆惜紐過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里交付與我手裏、却來問我討、宋江道、忘了在你脚後小欄干上、這里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呸、你不见鬼來、宋江道、夜來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陪話、你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要、婆惜道、誰和你作要、我不會收得、宋江道、你先時不曾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子睡、一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只見那婆

須不。此ノ
口。意。上ノ
字。目。不。一
下。ナ。ア。リ。テ。モ。差。支。ノ
同。ジ。位。テ。モ。支。支。ノ

惜柳眉踢豎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了只是不還
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不曾
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宋江見這話心
裏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曾看承你娘兒兩箇還了我
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閒嘗也只嘆老娘和張三有事
他有些不如你處也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强似你和打
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鄰舍聽得不是要處
婆惜道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
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道你說
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

委。出シヤル、
ワタス

天字第一號官
司第一號官
天字第一號官
天字第一號官

江道當行即行敢問那三件事閻婆惜道第一件你可
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
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箇依得
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裏使用的
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
道這箇也依得閻婆惜又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宋
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
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
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
狀宋江道那兩件倒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來送

壓衣刀。解衣刀
ト同ジ

勒。ムリニ、押
シツケ切ル意
チ生ズ

宋江在牀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恨命只一
 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宋江便搶在手裏，那
 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只這一聲提
 起，宋江這箇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却叫
 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
 那婆惜顛子上只一勒，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
 江怕他不死，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伶的落在枕頭上，
 連忙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便就殘燈下燒了，繫
 上鸞帶，走下樓來，那婆子在下面睡，聽他兩口兒論口，
 倒也不着在意裏，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也

打箇胸。バツタ
 ヲリ、ユキ合フ
 却是甚話。喜要
 殺人。此ハ要
 子ガ、ジヤウ
 ヒシナリニ云

正不知怎地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連上樓來，却好和
 宋江打箇胸，厮撞，閻婆問道，你兩口兒做甚麼鬧，宋江
 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却是甚話，便是
 押司生的眼兒，又酒性不好，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
 身宋江道，你不信時，去房裏看，我真箇殺了，婆子道，我
 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道，苦
 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走，隨你要
 怎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只是老
 身無人養贍，宋江道，這箇不妨，既是如此說時，你却
 不用憂心，我頗有家計，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快活過

斷送。キマリナ
ツケ葬式スル
件作。行人。共
ニ普通。屍役
キ。先。下。廻リ
結果。元。ト。佛。語。
凡。テ。物。ノ。始。末
ヲ。ツ。ケ。ハ。ダ。ス
票子。元。ト。證。文。
手形。ノ。手。紙。
ニ。テ。ハ。手。紙。
ノ。ニ。ナル
鎖鑰。錠。前。ト。健
鎖。匙。錠。ハ。日。本
在。來。ノ。ツ。キ。ダ
シ。カ。ギ。匙。ハ。
曲。リ。カ。ギ

半世閻婆道，恁地時却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
 牀上，恁地斷送，宋江道：這箇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
 具棺材，與你件作行人入殮時，我自付他來，我再取
 十兩銀子與你，結果，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
 討具棺材，盛了，隣舍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
 取紙筆來，我寫箇票子與你去取，閻婆道：票子也不濟
 事，須是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發來，宋江道：也說得是，
 兩箇下樓來，婆子去房裏，將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
 了，帶了鑰匙，宋江與閻婆兩箇，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尚
 早，未明，縣門却纔開，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把宋江

消得。須得ニ通
ズベシ。セヨ
ノ意ヲ生ズ
起送。共ニ、オ
フ、義、イ、ソ、グ、オ
ノ、義、ア、リ、グ、オ
イ、ソ、グ、オ
義、チ、生、ズ、ル、ノ、朝
義、チ、生、ズ、ル、ノ、朝
宛。屈。人。目。ニ。ア。ハ。ヒ
セ。ド。イ。レ。ル。ニ。ア。ハ。ヒ

一把結住，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裏，嚇得宋江慌做
 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里掩得住，縣前有幾箇
 做公的，走將擺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道：婆子閉嘴，
 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閻婆道：他正是
 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裏，原來宋江爲人最好，上下愛
 敬，滿縣人沒一箇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
 他，又不信這婆子說，正在那里沒箇解救，恰好唐牛兒
 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薑來，縣前趕趁，正見這婆子結扭
 住宋江，在那里叫冤屈，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扭結住
 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鳥氣來，便把盤子放在賣藥

一肚子。胸中ノ、
 鳥氣。クソイマ
 無念。昨日ノ夜
 老王。前ニ在リ
 故。老人ノ王
 公。シカ云フ
 一拆。開。宋江
 ナリ。天ノ星
 撒。殺ト香義共
 ニ通ズ

的老王凳子上鑽將過來，喝道：「老賊蟲，你做甚麼結紐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里聽他說，把婆子手一柄，拆開了，不問事，又開五指去，閻婆臉上只一掌，打箇滿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鬧裏一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却結紐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却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里得知，閻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箇不時，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只礙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擔閣，衆人向前，一箇帶住婆子，三四箇拿住唐牛兒，把他橫

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裏來，正是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披麻救火，惹焰燒身，畢竟唐牛兒被閻婆結住，恁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標註訓譯水滸傳卷之四 終

11
15
216



大正四年五月四日印刷
大正四年五月六日發行

【定價金壹圓】

著譯者

平岡龍城

發行者

池田增治郎

發行所

近世漢文學會

印刷所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二十七番地
株式會社秀英舍

印刷者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二十七番地
佐久間衡治

終

